



话说洪崖洞

□杨耀健

知道，他们大多是从农村里来的，连户口也没有。

那条街叫纸盐河街，滨临镇江寺码头，千里嘉陵江在这里即将汇入长江。

但小学生不关心这一切，我们步过石板桥，两侧的丛竹绿意盎然、青葱滴翠，倔强的藤蔓，早已爬上高高的峭壁。就在这时，洪崖洞映入我的眼帘。那洞不在现今装点的地方，而是位于后来的嘉陵江索道站下面。

洪崖洞洞口宽敞，约有两米高，左右有条石砌成的石柱，洞内没有做任何修整，石壁犬牙交错。我们壮着胆前行了一段路，前方漆黑深不可测，四周岑寂，唯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滴水声，响成一片。受不得惊吓，我们赶紧跑出洞来。

不过，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大洞，后来我还来过多次。

多年后我踏上工作岗位，没想到又回到这一带，而洪崖洞呢，历经风风雨雨，遍缀苔藓，横披老藤，显得更加衰败。

关于洪崖洞，清代以前无人记述。最先注目洪崖洞者，系巴县乡贤刘慈，此公乃康熙四十一年举人。而正式将洪崖洞列为“巴渝十二景”者，则是河南卢氏县人王尔鉴，雍正八年进士，初官山东济宁州知州，乾隆十六年贬四川巴县知县。

之后又有定远知县周绍缙、奉节知县姜会照、举人周开丰、川东道张九谥、重庆知府王梦庚诸公，均咏《巴渝十二景》，内包含《洪崖滴翠》。

就这样，洪崖洞得以传名，凡文人骚客过渝必游此地，且多有唱和。

清末民初，战乱频仍。由于洪崖洞临江，上半城的水道均被导引汇聚到此处，导致它不仅不再滴翠，而是裹着污秽之物的下水道的总泄口，成年臭气熏天，连巡夜的更夫也不愿路过这个死角。

一帮无家可归的乞丐趁机钻进天生的洪崖洞，把这里作为大本营。他们乞讨的地盘大致为上自临江门，下迄千厮门一带城内外街巷。

他们的头头姓马，人称马三爷，是个恶丐，也就是胡搅蛮缠的乞丐。有一次，马三爷去大阳沟菜市场讨肉，与屠户发生口角，他操起屠刀自砍自头，刀陷额上，血流如注，一声不哼，也不倒地耍赖。菜市场的屠户全都惊呆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马三爷毁了屠户的秤杆，抢了一块十来斤重的猪肉压在刀上，扬长而去。

你道马三爷只是偶尔为之？非也。隔三差五，他仍是要来讨肉吃，大阳沟的肉贩谁敢阻他？迫不得已，乃由屠帮公会出面讲和，规定菜市场全体屠户轮流月供马三爷鲜肉若干，马三爷因而名声大振，成为城内数一数二的乞丐头。他以洪崖洞为据点，广纳徒众，成为当地一霸。

洪崖洞丐帮的规矩如何？局外人不得而知，只知道洞内窝铺分有等级，用叠架狗头骨来表示，狗头骨越多，等级越高。他们敬奉的祖师爷是晋朝时的范丹，代表权力的打狗棍被称为“红棍”，由大徒弟掌管。

20世纪20年代，洪崖洞丐帮的头头姓李，不知是马三爷第几代传人。他平日坐享其成，不亲自出马，但凡逢年过节，则要亲到大户人家打抽丰。40多岁的李某眼微盲，颇魁梧，布衣布鞋，衣衫整洁。他照例是站在大户门外，手执红帖高呼：“大德绅粮，叫化头向你叩喜！”大户则照例令人送两个银圆，道一声“辛苦”！彼此和气相安。

有面子的大户人家，与丐帮保持这种和谐很有必要，可避免恶讨者假死、假伤讹诈，小偷小摸不断。

听文史老人讲，李某在洪崖洞内有妻妾子女，自养猪、鸡、鸭。千厮门一带的小酒馆每天供他好酒，再加上小乞丐的纳贡，生活优裕。

1929年重庆建市，千厮门外蔡家湾一带突发一场大火，老城墙高不可越，因此烧死的人不少。洪崖洞亦遭灾，大火封洞，丐帮死者甚多，李某也在劫难逃。火灾次日，民团从洞中拖出若干具半焦尸体，其中便有李某及其家人，丐帮因此瓦解。事后地方人士认为因蔡家湾无城门，火封道路才烧死多人，便由绅商捐助，修建了棉花街的新城门。从此原有17个城门的重庆城多

了一座新城门，这是鲜为人知的掌故。

后来抗战爆发，外省难民甚多，各种新乞丐也增多，也有钻进洪崖洞居住者。日本飞机轰炸重庆，洪崖洞洞口坍塌，以砖柱支撑。

三

1949年后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重庆，也曾有人奔走呼号，提议修复“洪崖滴翠”等景观，为山城增色。无奈因种种原因，不见动静。

洪崖洞的居民，是最有耐心的，他们能在破破烂烂的吊脚楼长住，已是心满意足。即便发生洪灾，他们也只是悄悄地迁到高处暂避一时，洪水一退又搬回，照样过日子。

改革开放后，人民政府决心让住房建设成为新的增长点，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。重庆市的党政领导，也决心借西部大开发之机，把本埠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。

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，洪崖洞迎来了重生之机。一位开发商看中了这里，斥巨资打造洪崖洞。2006年洪崖洞民俗风貌区建成，同年9月开业。一群仿古建筑拔地而起，但见楼阁错落龙凤翱翔，幽房曲室玉栏朱楹，轩窗掩映雕户自通，金碧辉煌耀人耳目。更有金虬伏于栋下，石兽蹲于户旁，壁砌生光，工巧之极。难道这就是川东民居的代表作——吊脚楼的现代版么？太漂亮了，难怪它是外地游客争相打卡的景点。

当初那些清雅纯粹的诗人和道不尽的雅事，都随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，在历史的远方化为一抹苍茫，这不由得让我们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擦肩而过的遗憾。幸而洪崖洞复苏，先贤们如高天长风般不衰不竭的墨迹，随着岁月的久远凝固成为永恒，被我们视为风范而摩挲不已。

从这层意义上讲，《房屋一直修到山顶上去》的洪崖洞雕塑，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如今这种精神经过岁月的风霜，已浓缩成了一颗不屈的雄心，必将如长明灯一般闪耀在后人的心中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)

晚清时期的重庆嘉陵江河街

民国时期的洪崖洞纸盐河街

我第一次见到洪崖洞，是在20世纪60年代。那时我就读于市中区西来寺小学，放学后经常与同学走街串巷，寻找新奇。不意间，一头闯入了洪崖洞。

记忆中是一个春日的午后，我和小伙伴连蹦带跳，从沧白路路边的台阶直冲而下，钻进一条临江的巷道，蓦然便走进一条小街。

说是一条街，两旁也有房屋，但那街道上铺的青石板已被磨出几道凹槽，那些房屋不过是用竹竿、篾席搭建的棚屋。每间屋门前屋后堆满了废纸、酒瓶、牙膏皮、猪骨头和烂布襟襟，那是住户囤积着准备送往废品收购站卖钱的。几个老头、老太咳着呛着，用发颤的手忙着糊火柴盒，他们一天的温饱系之于兹。他们是些什么人呢？后来才

狮子滚绣球

□周廷发

上，复披黄衣，让士兵假扮狮子，南夷士兵以为是狮子群冲过来了，败阵而逃，宗宪获得全胜。这种作战方法，逐渐流传民间，并慢慢增加舐毛、搔痒、打滚等动作，变凶猛为可爱的形象，以此演绎狮子送祥瑞的习俗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村里要是有哪一家老人过大寿，定会请来舞狮队，一般会请两支或三支狮子队进行表演，因为两三支队伍表演，就会有竞争，谁表演得好，就会多得主人的赏钱。表演的场地，多数是在自家的院坝。表演的内容有一条龙表演、五子登科表演。

所谓一条龙表演，就是用乡村坐席的高板凳，连接成一条长长的板凳龙，短的一二十根板凳组成，长的四五十根板凳组成，把大大的绣球放在板凳上。表演者要随着弯曲的板凳和绣球的滚动，进行各种戏龙珠表演，而且还不得落地，一旦落了地，就算表演失败。

所谓五子登科表演，就是用五张大桌子重叠起来，表演者要从地上，一层一层地表演上去，然后在桌子顶上腾、挪、翻、滚，表演激烈时，狮子喷出烈火，凌空起飞，在空中转一个圆圈，再稳稳地落在桌子上，然后再从桌子上，一层一层表演下来。要是农闲时，哪一家有耍狮表演，十

里八村的老乡都会跑来观看，把院坝围得里三层外三层、水泄不通。像我们小孩，有一个最大的优势，就是从大人的腋下、胯下、或板凳下穿过去，挤到最前面去观看。要是有两队或者三队的狮子表演，那就更好看了，表演者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，拓展自己的市场，都会使出浑身解数，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，比如梅花桩上金鸡独立、狮追鸡鸭、二狮夺珠，等等，这些动作难度较高，除了要考验表演者配合的默契程度外，还要考验表演者的功力，稍不注意，就会从梅花桩上掉下来。当然有技高者，故意从高高的梅花桩上往下一掉，当要落地时，狮子的四条腿，刚好支撑在离地有五寸高的桩脚上，让所有观者心里“啊”的一声，都以为掉下来了，其实，一个凌空展翅，狮子又稳稳踩在了梅花桩上。更有技压群芳的表演者，从十层高的饭桌上，抛出绣球，然后飞身跃下，在空中将绣球接住，不让绣球落地，引得全场阵阵掌声。

狮子滚绣球象征吉兆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杂耍游戏。“狮子滚绣球”又成为人类生殖仪式的象征。俗传，雌雄二狮相戏时，它们的毛纤维缠在一起，滚

在一起而成球状，他们的后代小狮子便从中产出。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这一带民间有一句俗语：公狮母狮，抱在一起搞出个小狮。可见，它的价值还在于人类对延续后代的渴望。更有代表性的是大户人家门前都耸立得有两尊石狮，因狮子有镇宅护院、辟邪纳祥之作用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梁平区红十字医院)

